

政治分析的人性假设（下）

马啸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上周内容回顾

- 人性假设之经济人
- 囚徒困境
- 公共品概念
- 国家的功能与起源

国家的诞生

- 国家作为人类为了控制暴力、解决无序状态的方案被创造出来了
- 国家的定义：组织支配权的强制性团体，成功的在一定疆域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韦伯）
- 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定义的异同
- 如何理解“垄断”：不代表其他社会主体不能使用暴力
- 像国家的组织未必是国家，有些不像国家的组织反而更像国家
- 蒂利：国家是“黑帮”（organized crime）
- 注意区分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的概念

国家作为公共品提供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 国家的功能：抵御外敌，压制权力的竞争者，保护，汲取（蒂利）
- 国家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安全（对暴力的驯服）（自然灾害，火灾，盗窃，抢劫，外敌入侵，欺诈违约，社会动乱等等）
- 提供安全的手段：暴力机构（警察、军队、法院等）
- 臣民/公民对于暴力使用权的放弃
- 国家提供的其他的公共服务：交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国家边界不断扩张的过程→现代国家越来越强大）
-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同样有成本

国家与税收

- 税收（汲取 extraction）是国家行使职能的重要保障
- 国家如何汲取？
- 有暴力机器作为后盾，同时辅以教育、宣传等
- “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富兰克林）
- 税收的基础：税收机关，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经济统计，人口普查等
- 现代官僚的建立：“国家的理性化”
- 国家税收能力的形成是长时间发展的结果（非毁灭性的战争）
- 蒂利：中世纪欧洲战争；赵鼎新：战国争霸

税收：“流寇”与“坐寇”（奥尔森）

- 曼瑟·奥尔森（1993）：国家是“常驻的匪帮”
- 国家起源：由于那些能够组建最大武装力量的人，理性且自私的结果。
- 最初的武装团体：流窜的匪帮（roving bandits）
- 从流窜匪帮到“固定（常驻）的匪帮”（stationary bandits）
- “流窜匪帮中的理性的、自私自利的匪首被引导着，驻扎下来、戴上王冠，并以其统治来代替无政府状况。正常情况下，和平秩序和其他公共物品所带来的产出增加是巨大的，这也使得这位常驻匪徒获得的利益比他未治理前的大得多。”
- 常驻匪帮：汲取+对生产税收的臣民进行保护从而增加税收 → 对于暴力的垄断 → 国家的诞生

国家与汲取

- 国家依赖暴力向民众汲取（征税），并提供公共服务
- 潜在的假设：汲取以服务为目的，汲取的度不超过提供服务所需
- 现实：国家经常超量汲取
- 税收仅仅是国家汲取的一种形式，还存在其他多种形式：纳贡、徭役、没收、贪污、规制、制造通货膨胀（超发货币）等
- 税收与公共品提供，本质上是国家与被统治者间的一种契约
- 当国家违背这个契约时，有什么办法？
- 国家作为垄断了暴力的实体，既是契约参与方又是契约执行者
- 如何规制国家自身的权力，也是政治学永恒的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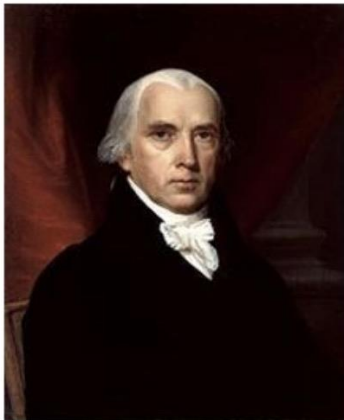
再思考人性问题

- 人性利他？
- 人性利己？
- 哪一种假设更符合现实？
- 国家存在的现实为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 经济人→自我利益最大化→公共品提供的问题→国家的出现

- “若政府本身不是对人性的绝佳体现，那它还能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

“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 If angels were to govern men, neither external nor internal controls on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51 (1788)

本周内容概要

- 如何分配公共利益
- 柏拉图vs. 阿伦特
- 民主制度
- 中位选民
- 民主政治的理论与现实

国家如何分配公共利益

- 国家、公共品、公共利益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 个体无法不关注公共利益
- 公共利益基于对个体的汲取（税收）
- 个体也能享受公共利益（公共品、搭便车）
- 公共利益的决定不是抽象的（“国家”），而需要有具体的决策者
- 谁最能代表和发现公共利益？
- 如何决定公共利益（公共品）的分配？

柏拉图：哲学王

- 柏拉图：哲学王（《理想国》）
- 术业有专攻（例如医生、木匠、修鞋匠），政治同样如此
- 哲学家思考关于人的理性和善良的问题
- 对于民主制度（多数决）的排斥
- 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影响
- 民众的无知，是否具有现实基础？
- 非民主倾向的专制主义、全能主义的理论基础

阿伦特的反驳

- 汉娜·阿伦特对柏拉图的反驳（《人的境况》）
- 个人领域（私领域）与公共领域（公领域）的区分
- 政治不同于个人领域的生产，是一种公共性的行动
- 人的偏好多元，无法被单一个体所掌握
- 利益表达和公共讨论形成的政策优于哲学家的个人判断
- 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

比较柏拉图与阿伦特

- 柏拉图和阿伦特观点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 对于涉及公领域的问题，是否存在确定的最优解？以及，如何定义最优？
- 大部分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先确定的最优解
- 但也可能有例外
 - 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措施
 - 后发型国家的“后发优势”（格申克龙 1962）
- 大众的意见是多元且复杂的，如何做出政策选择？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的分配方案

- 什么是民主？
- Democracy: demo+cracy
- demo (“the people”, 人民), -cracy (rule, 统治); autocracy (专制统治, autós 自己), theocracy (神权统治, theos 神)
- 约瑟夫·熊彼特 (1942): 竞争性的选举
- 亚当·普沃斯基 (2000): 行政、立法机关通过竞争性的选举产生; 对“竞争性”的定义
- 道格拉斯·诺斯 (1990): 行使权力的政府同样受到法律的制约 (法治)

民主制度作为决定公共利益的机制

- 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
- 直接民主在现实中的不可行，现代民主绝大部分为代议制民主
- 选民将制定政策的权力委托给代理人（政治家），但掌握了选择代理人的权力
- 如何确保代理人（政治家）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

中位选民

- “中位选民 (median voter)” 与代议制民主中政治家的政策选择
- 安东尼·唐斯 (1957)：《民主的经济理论》
- 政治家的目的是为了持续掌握权力→获得足够多选民的支持
- 了解选民对政策（公共服务）的偏好，制定能够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政策，但同时政治家又面临预算约束（政府开支来自于税收）
- “用较少的开支获得（保证持续执政的）足够多选民的支持”
- 如果能够将选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抽象化为数字（希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寡/偏好税率）
- 并将这些偏好数值从大到小排序
- 政治家应该选择那个偏好位于中位数的选民所支持的政策

中位选民定理

选民偏好

0 1 1 2 2 3 4 4 4 5 5 5 6 6 6 6 6

A:4

√ √ √ √ √ √ √ √ √

B:6

√ √ √ √ √ √ √ √

中位选民理论下的公共利益分配

- 政策选择未必使所有人满意，但却使大多数的人满意（或者说使不满最小化）
- 民主的再分配作用：中位选民的政策偏好会迫使政府对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税收，并通过公共服务的形式补贴低相对收入者
- 暗含假设：社会中高收入者占少数，高收入者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较低
- 具有现实基础的假设：美国收入前1%的人口收入占全社会的20%，收入后50%的人口收入占全社会的13%；欧洲前1%的人口收入占13%
- 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的平等：亿万富翁的一票等于一个穷光蛋的一票；迫使为了当选的政治家做出符合更多数选民偏好的政策决定

民主制度的其他作用

- 核心特征：定期的竞争性的选举
- 公共利益分配的决定机制（已经讨论）
- 对于政治家的问责机制
 - 如何确保政治家履行竞选诺言、勤勉执政，同时又不利用权力进行违法行为？选举的激励机制
 - 媒体监督、公民社会、公平的司法制度等（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差异）
- 政治权力交替的机制
 - 定期进行的选举
 - 清晰的获胜与交替规则（非民主情况下的规则：暴力）

民主制度运转的现实

- 中位选民：强假设下的抽象理论模型
- 选民对不同政策利弊有清晰认知，对自身偏好有清晰的认知（完全理性？）
 - 未必！
 - 利益集团设置议程，扭曲信息的能力
 - 注重眼前利益而非长远规划：重消费、轻积累
 - 政治家在宣传政策纲领时会有意隐藏成本（税收）：债务问题
 - 个体理性与群体的不理性：中位（大多数）选民的偏好加总未必一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 “好政治、坏政策”
- 个体偏好能否加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
- 选民偏好单峰假设也可能不成立：选民的偏好可能是多峰/维的

课堂发表

- 下一周讨论问题（5-8组）：
- 不同政体下有利于政治家持续掌握政治权力的政策未必一定有利于社会大众，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好政治、坏政策（Good Politics, Bad Policy）”。寻找一个现实中的“好政治、坏政策”案例，古今中外皆可。从制度、政治家、民众的视角出发，分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